

厚重故事轻快讲

——专访浙产剧《小城大事》导演孙皓

■ 本报记者 沈听雨

2026年,浙产剧《小城大事》开播以来,热度不断攀升。

电视剧根据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军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改编,该作品以温州龙港农民造城为原型,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平川县”为加快发展,决定在一片芦苇丛生的荒芜滩涂上设立“月海镇”的故事。

此次,该剧导演孙皓用他擅长的轻喜剧风格和细腻笔触,刻画出了一幅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群像。跟随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小卖部、书摊等具有年代感的上世纪街景,更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迎难而上、越干越勇的劲头。

“‘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是一段自带史诗感与集体记忆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正好是我的青春时代,回忆起来特别美好。”孙皓说。

采访时,我们的话题也从他的青春记忆展开,由此探寻那段岁月的精神内核。

了不起的建城人民

记者: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决定接拍《小城大事》?

孙皓:团队的人都说我挑剧本有“洁癖”,所以我作品产量不算高。接到《小城大事》这个本子时,我正好在剪《庆余年第二季》的后期。当时他们在机房找到我,说想拍这样一部戏。我对那个年代很感兴趣,花了一晚上时间看完《中国农民城》,很喜欢这个故事。在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基层干部借助改革开放政策找到办法,带领群众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城。看完后我觉得太了不起了,浙江这方水土和浙江人民的精神感染了我,也让我作为导演的细胞兴奋了起来。

记者:之前来过浙江吗?这次创作前的实地采风有什么样的见闻?

孙皓: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过一次温岭石塘镇,那时候就有艺术家来这座小镇采风,这里的人文风情很吸引我。这次,我也把当时在小镇上感受到的那股人文味放入了剧中。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此次和主创们



孙皓:导演、演员。代表作有电视剧《庆余年》《大男当婚》等。

一起去温州实地走访,听当地人讲述亲身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浙江的富足和浙江人民聪明的头脑。我们从中梳理了大量真实的细节。

比如,现在龙港的路就是当年建城时规划的路,很宽阔。电视剧播到李秋萍在竞选镇党委书记的演讲中提出,要在月海镇修建30至40米宽的主干道,并预言未来三十年私家车将普及千家万户时,有观众留言表示那个年代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这个细节就是我们根据真实考据创作的,这也证明了浙江人前瞻性的思维和眼界。

记者:所以是把许多真实见闻融入了创作中。那这一点在置景方面是如何呈现的,让场景叙事也能有更多烟火气?

孙皓:为呈现月海镇“滩涂上建城”的建设现场,剧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沿长江以南采景,搭建了镇政府等6个主要场景,改造了130多处场景,力求构建真实可感的时代语境。我记得,演员们第一次进到主场景时都蒙了,因为太有那个年代的气息了。

戏里没有“工具人”

记者:人是电视剧创作的核心。《小城大事》是如何勾勒出建设者群像的?

孙皓:创作初期,我和团队说过一句话,这部戏里不要有“工具人”。剧中出现的每个人都要有各自的特点。

最终,整部剧是以四组核心人物关系串联起来的——以李秋萍和郑德诚为主的镇级干部、为月海建设提供支持保障的县级干部、“万元户”群体及普通城市群众。



《小城大事》剧照。

小城大事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撑,并且这样的设计要符合角色性格,才能让观众相信。

记者:您觉得哪场戏对人物关系刻画特别关键?

孙皓:剧中,我们为郑德诚和李秋萍二人达成理解专门设计了一场台风天的重头戏。当月海镇遭台风袭击,大家为躲风雨跑进一座未启用的医院。李秋萍和郑德诚前往地下室寻找可用的东西,没想到那里是医院的太平间。刚进去就因为狂风把门关上而锁死了出路,当时外面是呼啸的台风、医院里是海水倒灌,但也让这对针锋相对的搭档放下偏见,开始坦诚交谈。

这场戏里,农民干部郑德诚背诵了散文《同路客》,让李秋萍连连惊叹:“书记你还有这样一面。”这篇散文是我大学时最喜欢的散文之一,剧中郑德诚读出来也很合理,因为他的求知欲很强,也会看文学作品。这场戏中,《同路客》成为连接郑德诚和李秋萍的情感纽带。在这样一个与死亡为邻的地方,两人谈过往、谈理想,自此真正破除芥蒂、达成信任。这段戏对人物关系的刻画和转变很重要,我们专门搭景拍了足足两天。



剧场场景还原年代感。

记者:剧集播出后,李秋萍和郑德诚这对欢喜冤家式的人物关系收获到不少关注。

孙皓:的确,团队在人物关系呈现上花了很多心思。我认为,电视剧中的人物不能拔高,更不能“造神”,每个人既要有自己的优点也要有局限,这样的角色才是充满血肉的。

李秋萍这个角色是剧中原创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她和郑德诚形成对照和互补:郑德诚是土生土长的基层“泥腿子”干部,当地居民对他很信任;李秋萍是77级大学生,在欧洲留过学,有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观点。两人的关系也从最初针锋相对,到慢慢磨合,再到最终变得默契。但这些转变需要关键情节的支持。

让观众笑着看剧

记者:《小城大事》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在创作时如何让当下观众跟剧中人物实现共情?

孙皓: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还记得,我们和当年建设龙港的亲历者深入交谈时,他们一谈到那个时候眼睛就会放光,这是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而这样的精气神是我想要提炼出来并传递给现在观众的。如今还有很多人对那个时代有美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希望这部剧能成为一座桥梁,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观众,也能感受到那种灿烂美好、敢想敢干的精神状态。当剧中人物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当年轻人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未曾熄灭的火种发生碰撞,剧集想要实现的情感链接便有机会完成。

记者:更具体一点来说,是加入了怎样的设计来吸引年轻观众?

孙皓:在整部剧的整体叙事上,我们借鉴了游戏的概念,尝试进行一场年轻化的语法再造。有观众反馈,看剧时会隐约感受到一种“打怪升级”的节奏感。这就是团队的“刻意为之”,我们把建设城市这一恢宏命题,拆解为系列目标清晰的关卡任务。比如,李秋萍担任月海镇镇长后,遇到的第一个关卡是环境整治,初战告捷后第二关用工风波随之而来,每个关卡都衔接紧凑。这样的设计不仅消解了主流叙事的说教感,也契合当年轻观众的观看心理。

记者:从业以来您执导过各类剧集,也坚持“大题材幽默做,沉重题材轻松做”,这是您的创作准则吗?

孙皓:我在行业摸爬滚打许多年,创作了不少作品,包括《老伴》等家庭剧、《谁是凶手》这类的悬疑犯罪剧,还有《庆余年》等古装剧。我想要做那些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的东西。

不过,电视剧作为大众文艺的一类,创作时要考虑当下市场需求,也不能一味迎合。一直以来我有两个创作标准:要适配市场,避免作品无人问津;更要打动自己,不跟风追逐流行。其中,传递温暖、向善的价值观是我认为创作时必须要坚持的。不论何种题材的剧集,我希望能把沉甸甸的话题用更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观众笑着去看、去接受。

新艺评

文学何曾辜负谁

■ 夏烈

那位16岁在新浪网初获成绩的网文少女,多年后重拾热爱,依然成就了她网文“走出去”的梦想和目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王誉蓉的创作之路始终与网络相伴相行,时代的风会托举我们的思想、情感、奋斗、努力,到高处、到远处,让世界看见。

浙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高地,也是今天新大众文艺不可或缺的一片风水宝地。过往近30年间,浙江的网络文学出现了一大批令人骄傲、为大众读者喜爱的代表作者,他们的小说、影视动画改编等不但构成了当代新大众文艺的经典谱系,也沉淀在了滨江白马湖畔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历史会证明,这个文化地标将具有全民回忆的价值潜力。王誉蓉的创作转折,尤其是她富有IP意识的《上元欢》系列的开发,都与中国网络作家村有关。在这里,王誉蓉不仅仅是一名网文江湖的后起之秀,还是网络作家村的实际运营人之一。她是独立的网文作家,也是中国网络作家村育人、推人、滋养和成就人的明证。

因为有了作家村,有了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王誉蓉的《上元欢》《华妃墓》乃至正在更新的《不过重来而已》显现出国际的视野、产业链的开发和“出海”交流传播的气象格局,她在文学、外语、产业等方面的能力将叠加出浙江新大众文艺的崭新模式。

当王誉蓉在研究怎样把宋韵解释给世界读者时,她也正在变成案例被我们研究和解读,这就是浙江新兴文化的活力和魅力。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新大众文艺地图

杭州市白马湖
中国网络作家村

王誉蓉:从故乡的青石板,到世界的书架

■ 本报记者 沈立 徐贤飞
共享联盟·武义 陈芮

中国网络作家村的王誉蓉工作室里,一枚宋词香囊散发着淡雅幽香,中英文版的《上元欢》在桌上整齐叠放着。书页展开,一个带着玄幻色彩的南宋世界随之苏醒。

几个月前,在第六届ASEF亚欧青年领袖峰会上,王誉蓉作为唯一的中国青年代表,带着《上元欢》英文版亮相。书中的中国插画引得外国友人频频驻足,好奇探问。对她而言,这并非一次单向的文化展示,“更像一场用故事搭建的对话”。她的声音温柔,话语却清晰有力,如同她笔下的文字,在两种语境间悄然架起一座无形的桥。

如今,《上元欢》已在德国、法国、英国及东南亚多地的书店上架,发行量超10万册。这看似轻盈的“出海”背后,是她十余年伏案笔耕的沉潜,也是一场关乎交融与共鸣的跋涉。

找到情感的公约数

《上元欢》构筑了一个绮丽的想象:元宵节拟人化为神女“元夕”,来到南宋临安城,与友人共护人间烟火。书中描绘的,是宋人点茶、赏画、宴游的风雅日常,也是一个朝代创新开阔的精神气象。

202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上元欢》英文精装本前,一位金发女士指着点茶插画,疑惑地问:“在茶汤上作画?这是什么魔术吗?”

王誉蓉走上前,用流利的英语从容解释:“这是南宋文人的生活意趣,有点像咖啡拉花,但更富变化。茶沫能勾勒出山水,随温度慢慢晕开。”

这份从容背后,是一场持续近一年的翻译苦战。一切始于2024年秋,她的合作方在新加坡交流时,偶然提及这部宋韵小说,引起了当地出版社的兴趣。

当时王誉蓉正因骨折卧床,却硬是在线上会议中,用英语将故事内核与文化内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ASEF亚欧青年领袖峰会上,王誉蓉(左一)带着作品出席活动。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月入过万元。

大学毕业后,王誉蓉暂别写作,直到收到一封微博私信,轻轻敲醒了这段沉寂的往事。“那位读者告诉我,她人生最低谷时,是靠着每天等待我的更新撑过来的。”当时正为创业奔波的王誉蓉怔住了。她意识到,写网文不光是自己的爱好,也可以成为照亮他人黑夜的微光。

2018年,王誉蓉回归写作,但此时移动阅读时代已然来临,她曾一度“水土不服”,但从未想过放弃。2019年,她的商战题材小说《爱情已到,请签收》获得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奖项,自己还入选了浙江省作协的“新雨计划”人才项目,这份认可让王誉蓉重新找回了信心。

入驻中国网络作家村后,她快速学习IP开发的新生态,对文化市场有了更深体认。也是在这里,她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华妃墓》《上元欢》等作品接连诞生。

“完蛋了,签了个未成年作家”

王誉蓉出生在武义县城,从小就有文学天赋。因为爱看古装剧,高一那年,她偶然闯进新浪论坛的古风小说世界,被那种“每日等更”的奉念牢牢抓住,于是开始尝试写作。

没想到,在网上更新小说大半年后,新浪网原创小说频道的编辑打来电话。“主编问我几岁,我说16岁,她在电话那头惊呼‘完蛋了,签了个未成年作家’。”王誉蓉笑着说。因为还没有办理身份证,她拿着家中户口本和父母的监护人承诺书,跟网络平台签了约,正式开启网络文学的探索之旅。

高中三年,她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坚持写作,一度跻身平台作者榜前三。在移动阅读还没开始流行的时代,王誉蓉就获得了日点击量超200万、8万人订阅的好成绩,收入高时



《上元欢》英译本。

南,该剧播出一个多月,播放量就突破了3000万。

王誉蓉会细心收集海外网友的反馈。通过观察,她发现:东南亚读者常对服饰、饮食等生活细节感兴趣,甚至因此想来中国旅游;欧洲网友则更关注剧情和主角的人设、性格。这些反馈,也成了她下一次创作的“养料”。“相对来说,短剧出海比书籍容易,因为很多海外的短剧APP本就是由中国企业运营的,渠道更通畅。”她坦言,“但书籍出海更让我有成就感——那意味着真正打动了国外出版社和读者,让他们自愿为中国文化买单。”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既能用文字记录传统文化,又能通过新媒体让世界看见。”王誉蓉语气中带着期待,“传统文化是网文创作的素材库,也是网文出海的新引擎。”

眼下,王誉蓉正在为自己的新小说《不过重来而已》创作结局,顺利的话,小说将在马年春节期间完结。故乡武义的青石板路、熟溪河的潺潺水声乃至金华火腿的浓郁香气,都成了书中的风景。

从故乡的青石板,到世界的书架,一条由故事铺成的路正在延伸。她说:“我想让海外读者知道,在中国,还有许多像浙江这样的地方,充盈着活力,让每个平凡的梦想都有扎根与生长的可能。”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ASEF亚欧青年领袖峰会上,王誉蓉(左一)带着作品出席活动。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月入过万元。

大学毕业后,王誉蓉暂别写作,直到收到一封微博私信,轻轻敲醒了这段沉寂的往事。“那位读者告诉我,她人生最低谷时,是靠着每天等待我的更新撑过来的。”当时正为创业奔波的王誉蓉怔住了。她意识到,写网文不光是自己的爱好,也可以成为照亮他人黑夜的微光。

2018年,王誉蓉回归写作,但此时移动阅读时代已然来临,她曾一度“水土不服”,但从未想过放弃。2019年,她的商战题材小说《爱情已到,请签收》获得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奖项,自己还入选了浙江省作协的“新雨计划”人才项目,这份认可让王誉蓉重新找回了信心。

入驻中国网络作家村后,她快速学习IP开发的新生态,对文化市场有了更深体认。也是在这里,她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华妃墓》《上元欢》等作品接连诞生。

“完蛋了,签了个未成年作家”

王誉蓉出生在武义县城,从小就有文学天赋。因为爱看古装剧,高一那年,她偶然闯进新浪论坛的古风小说世界,被那种“每日等更”的奉念牢牢抓住,于是开始尝试写作。

没想到,在网上更新小说大半年后,新浪网原创小说频道的编辑打来电话。“主编问我几岁,我说16岁,她在电话那头惊呼‘完蛋了,签了个未成年作家’。”王誉蓉笑着说。因为还没有办理身份证,她拿着家中户口本和父母的监护人承诺书,跟网络平台签了约,正式开启网络文学的探索之旅。

高中三年,她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坚持写作,一度跻身平台作者榜前三。在移动阅读还没开始流行的时代,王誉蓉就获得了日点击量超200万、8万人订阅的好成绩,收入高时

2025年3月底,《上元欢》英译版《Lantern Festival Joy》于新加坡上